

海得拉巴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2016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9:45 至 10:45 IST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欢迎大家。本次会议是 ICANN 董事会与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联合会议。

请大家集中精力，踊跃发言。这实际上是你们的会议。我们想听听你们的问题，然后一起讨论。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TAPANI TRAVAINEN):

谢谢，史蒂夫。我们的时间不多，赶快开始吧。我可以一好的。问题已经显示在屏幕上了。

第一个问题是：ICANN 是否还支持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é) 在 2015 年发表的声明？ICANN 并没有监管内容。对于像 Donuts 这样的私人企业也有同样的问题，问题点在于（听不清）。

史蒂夫·克罗克：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人想详细谈一谈吗？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从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现在发展成了使命声明。我们没有监管内容。这是不我们的工作。

是的。贝基？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只是强调一下，我强烈支持 ICANN 对内容监管没有任何权利或职责的观念。

在 Donuts 与美国电影协会签订协议这个问题上，ICANN 没有权利阻止私人协议。ICANN 不适合支持此类争议解决机制，但是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可以根据自己意愿与第三方签订任何协议，我认为阻止这件事不是 ICANN 的责任。

当然，他们也不能在违背 ICANN 共识性政策和类似内容的情况下签订协议。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凯茜·克莱曼 (Kathy Kleiman)，你想发表意见吗？

凯茜·克莱曼： 大家好。我是凯茜·克莱曼，非商业用户选区、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老会员。

我是和米奇·斯托尔兹 (Mitch Stoltz) 一起来的，他是电子前哨基金会的高层人员兼律师，关注 ICANN 很多年了，这是他第

一次参加会议，我们想与大家讨论一下内容监管的情况，不仅包括 Donuts/MPAA 协议，还有很多其他内容。我们不仅支持法迪所说的，也支持克罗克博士在他给格雷格·沙坦 (Greg Shatan) 的回信中提到的，我引用一下信中的内容，“这并不表示 ICANN 有义务或资格对注册域名持有者或网站运营商是否违背了适用法律和政府规章做出事实和法律上的决定。”

我们赞同这一点。ICANN 不应该处理内容。但我们需要让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些是通过注册管理机构签订了私人协议，有些则是在 ICANN 的支持下立刻发生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米奇·斯托尔兹，他是版权和公共利益问题方面的专家。

米奇·斯托尔兹：

我是来自电子前哨基金会的米奇·斯托尔兹。谢谢凯茜，谢谢克罗克博士以及董事会的其他成员。

像 ICANN 一样，电子前哨基金会也是开放互联网的守护者，承诺保护个体权利和个体授权。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应该都赞同互联网是迄今为止所建立的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最大引擎，我们所有人都身负重任，守护它作为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开放性和特性。

近几年，电子前哨基金会并没有定期参与 ICANN 的活动，但我这次来海得拉巴是因为我们特别关心通过 DNS 系统、ICANN

机构和签约方监管内容的问题，我认为这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关注。

新的章程包含非常强有力的声明，在这里再次听到这个声明的时候，我为之一振，域名的管理、唯一标识符的管理与互联网服务及其内容的监管之间应该有一条很明确界限。

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因为没有人会说我们反对版权法，或者反对实施消费者保护法，但另一方面，我认为就算不是大多数人，也有许多人赞同 ICANN 不是监管内容的机构。更广泛些，我认为域名系统也不能用于监管内容。所以，尽管章程中列出了那个极好的强有力的声明，我觉得也存在许多资历和漏洞的问题会将 ICANN 从那个方向拉回来。还有一些工作并不完全依靠 ICANN 的支持，但我相信，这次在海得拉巴开展的一些活动是受到 ICANN 庇护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内容监管的问题走了后门。

今年早些时候，健康域举措提议 — 这是相当公开的 — 他们会针对网站内容提出一个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流程。

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我相信可能对在座的其他很多人也是如此。

所以，再说一次，听到这个持续承诺我备受鼓舞，但我希望我们在这一点上保持警惕，维护域名与内容之间的明确界限，因为我认为一旦逾越了这条界限，那么在我们允许将实施版权法、专业或商业许可规定作为拥有域名的一项标准时，可能就

找不到其他明确的界限了。要维持这条界限非常艰难。我认为必须在内容方面维持这条界限。

很高兴听到董事会说仍然致力于执行这个原则，我们时刻准备提供帮助。

史蒂夫·克罗克：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非常感谢发表如此清楚的声明。好的。

我有一个问题。我理解我们应该在内容方面划定界限，但是 .LAW 只适用于律师怎么办？你们担心这个问题吗？这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因为顶级域的使用是有限的，因此只适用于律师会更有效？

你们是否有类似的疑虑？或者说你们是否将它当作不同的事情？

米奇·斯托尔兹：

我想对此确实有一些担忧，但对于各个新顶级域的政策，细节决定成败，我听说过有些政策超越了内容监管的界限。我认为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新顶级域的使用需求有多少，谁可能会使用它，条款的范围有多广。

关于 .DOCTOR，我也听过类似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专业人士都有“医生”的头衔，而且对于他们是否获得了执照又有很多不同的制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暗示存在更多表达问题。

我不清楚 .LAW 的情况，它可能取决于注册域名所依照的条款，最重要的还有由谁决定，我觉得在任何言论自由的问题中，这都应该是首要问题。

凯茜·克莱曼：

我是凯茜·克莱曼，我们今天在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支持下，在这里共同讨论根据版权侵权指控取缔整个域名的问题。这是我们汇聚一堂的主要原因。我们并不是要根据《数字千年版权法》、美国法律等规定讨论有针对性的取缔行为，不是删除一个链接或一个视频。

而是取缔包含多个网页、多位作者的域名，可能还包含 Listserv 程序、电子邮件，内容量非常庞大。就像要将一棵树连根拔起一样。

我们在许多地方都看到了提议，我只是想说 — 我知道时间紧迫，但电子前哨基金会正在编写影子监管规定。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还会来到这里为大家提供关于影子监管的更多详细信息，正如米奇所说，在 ICANN 的庇护下，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些信息，以便于我们展开合作。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还有几个人在排队等着发言，戴维和布鲁斯，但是 —

发言人（姓名不详）： （离开麦克风。）

史蒂夫·克罗克： 你说什么？

发言人（姓名不详）： （离开麦克风。）

史蒂夫·克罗克： 噢，米尔顿。抱歉。好的。

我不是很清楚今天会议的目标，这个目标限制了我们可以深入到什么程度，当然也限制了董事会在行使职责而不是执行社群流程和法律流程时应该深入到什么程度。

下面交给戴维。

戴维·凯克 (DAVID CAKE)： 这部分回答了克里斯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个人并没有太关注 .LAWYER，但是说到针对医生的 .DOCTOR，它已经开始控制言论自由的问题了，这样我们才能尝试将其申请到未在其他地

方申请的域名中。克里斯应该很熟悉澳大利亚的管道特许经营服务商 Tap Doctor，它被完全允许不按照域名空间开展自己的业务。

但我认为这里的问题与内容监管重叠了，它们采用相同的 ICANN 机制，公共利益承诺将成为我们关心的主要事项。

就公共利益承诺的性质而言，需要投入些什么并未制定共识性政策，因此，如果没有共识性政策，那么在公共利益承诺中，ICANN 为什么要实施内容监管，在哪些地方可以自主实施，或者说这并不是 ICANN 的共识性政策，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注这一方面，因为漏洞会越来越大，这值得我们在 ICANN 的政策流程中以某种方式进行更多讨论。我不是很确定要以什么方式，但是...

史蒂夫·克罗克：

我想澄清一点，至少就我自己的利益而言，当我们谈到公共利益承诺时，我想到的只是针对个别特殊的顶级域，而不是所有顶级域。

戴维·凯克：

公共利益承诺是根据每个顶级域作出的，但是许多像 Donuts 这样的大型注册管理机构或多或少都作出了一系列适用于非常广泛的域名的公共利益承诺，特别是 Donuts，该机构对已被

ICANN 共识性政策否认的商标有诸多规定，这些规定适用于非常多的注册管理机构。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布鲁斯？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谢谢，史蒂夫。

我觉得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所涉及的不同角色和不同协议。ICANN 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签订了协议，而且这个协议具有合同条款。条款还规定他们需要遵守新的共识性政策。对于 ICANN，这纯粹是协议中的内容和我们的共识性政策的内容。

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提供域名服务的私营公司通常还提供许多其他服务，而且他们实际上会受到内容监管。不是由 ICANN 监管，而是受他们运营公司所在国家内的国家法律监管。一般来说，在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条款和条件中，他们通常会针对禁止滥用域名制定一些条款和条件。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公司其实会托管内容，因此他们不必履行注册服务机构的职责，但大量注册服务机构实际上不仅会托管内容，还会提供电子邮件服务、提供网站服务和一系列其他服务，所以他们必须遵守法律和服从这些法律。

大多数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都有公众可以使用的滥用或投诉联系人，而且公司与外部代理机构签订协议执行一些审查的部分原因只是为了提高投诉流程的效率，但是最终，还是提供这些功能的注册服务机构或注册管理机构，也就是公司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会根据自己需要遵守的法律做出该决定。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小心行事。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而不只是一个 ICANN 注册服务机构的系统。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会提供除域名以外的许多服务，并受到比纯粹的法规或纯粹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和注册服务机构协议更多的法律约束。

米奇·斯托尔兹：

我是米奇·斯托尔兹。

凯茜提到了影子监管。对我们来说，影子监管就是对内容或互联网的所有方面的监管，但主要还是针对通过私人协议和不负责任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流程或民主流程所提供的内容。对此我们关心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在 ICANN 支持下的影子监管，我相信这才符合目前的情况。你提到了条款和条件。从本质上讲，任何企业都可以制定开展业务和选择客户等所需的条款。但是，这些条款和条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而不是为了第三方的利益。

如果世界上任何人 — 因为我们都是版权所有者，我们都是潜在的商标所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受益于各种关于消费者保护的监管政策以及其他关于言论的法规，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注册服务机构或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条款中获益，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商业合同，而是一项法律。这就是差别。因此，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社群，ICANN 作为一个社群，应该可以并且必须容忍个别公司制定他们开展业务所需要的条款，但绝不能容忍这些条款变成让任何权利持有人或相关受害方受益的全球政策，而且重要的是，客户、域名注册人和其他互联网用户有选择权，因为不同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根据不同的条款提供不同的服务，如果这些条款由上到下规定或通过 ICANN 以外的勾结协议统一，那么该选择权就会不复存在。

凯茜·克莱曼：

只是接着说一下，我们看到 — 你没有听到我们在这里抱怨注册服务机构的工作 — 这些机构还根据国家法律进行网站托管。我们在这个方面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原因。这是一种超越国家法律的限制或平衡的新事物，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法律，没有对材料使用、公平使用、言论自由的传统限制或保护，我们将会持续与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我知道我们需要让其他人发言。感谢各位的讨论。非常感谢。

史蒂夫·克罗克： 这个问题说完了吗？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是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进入下一个问题，凯茜，你想介绍下一个问题吗？关于 WHOIS？

凯茜，请讲。

凯茜·克莱曼： 我想让德西蕾讲。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好的。有请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Desiree Miloshevic)。或许你想第一个发言？介绍一下 WHOIS 问题？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好的。谢谢。

也许我应该介绍一下与我、与其他组织合作的人，我发现通过这个渠道让董事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最适合的，并且我还想知道你们将收到多少信息。

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董事会成员更新了他们的 WHOIS 数据，如果有，能举个手吗？

发言人（姓名不详）： （离开麦克风。）

[笑声]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问题是在生态系统中，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人之间目前使用的一些做法，以及许多注册人即将收到的由 ICANN 合规部发出的 WHOIS 电子邮件。

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历了最近针对域名 `stallman.org` 进行的一次 WHOIS 更新，我是这个域名的管理员。只是因为一个错别字，我就失去了这个域名，因为注册服务机构发出的电子邮件类型是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我是这样认为的 — 我不能说警告。他们不会给你足够的警告。他们非常亲切和天真。所以，你可能会收到很多关于你的域名的电子邮件，虽然你可能已经失去它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有很多其他可怕的事 — 很多注册人因为没有更新他们的 WHOIS 记录而失去了域名。并不是一定要有错别字，像我的情况一样，伦敦写成了轮敦，这是拼写错误，但却有人处理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取缔许多有争议的网站，比如 `AAAAA.org`，它已经被取缔了，现在已经恢复成了 `AAAAA.fail`。类似的还有 `IRG.fail`。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要求进行 WHOIS 更新的人没有承担任何风险。他们躲在 ICANN 合规部的背后，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这对于想知道要求进行 WHOIS 更新的实体是谁的域名 A 的注册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可能是一家私营组织。可能我的邻居。可能是 LEA。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真诚的请求。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在生态系统中做出改变，以便注册人得知要求进行 WHOIS 更新的人的身份。我认为这对于我提到的那些所谓的、可能会引起一些公开讨论的有争议的网站来说非常重要，不论它是一个艺术家项目，还是看起来像是该网站上拥有的版权内容。

但是我们有太多这些重复的 WHOIS 合规性匿名更新，域名注册人因此失去了很多他们的网站。

凯茜·克莱曼：

我只想接着简单说一下，我是凯茜·克莱曼，这还用来对付小型企业和企业家。抱歉，我想引用约翰·贝里希尔 (John Berryhill) 的例子，排他性语言是 John's。2015 年，他在 CircleID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ICANN 合规性在捣毁合法业务的同时还为暴力犯罪者提供了便利。”当时的情况是两家小型企业在互相争夺 .PHOTO 域名。一个提出停火并不再使用商标中的字母，而另一个则反过来质疑 WHOIS — 提出了 WHOIS 投诉。

而这个域名由于错过了一系列电子邮件 — 事实上，联系信息已经更新，但通知被发送到了旧的联系信息 —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约翰·贝里希尔当时知道了真相，因为没有直接答案。没有小型企业，几乎没有律师可能知道这件事。

但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他说：“ICANN” — 再说一次，投诉是匿名的，我想先介绍一点相关信息，稍后还会在代理/隐私认证中进行补充。我们认为，那些提出申请寻找私人信息的人必须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他们寻找这些信息的授权，在伪证的惩罚下，他们为什么还要对需要这些信息的原因作出辩解，是为商标或版权调查吗？

在代理/隐私中，如果提出投诉，就必须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可能会与该人分享相关情况。

所以，约翰处理了企业骚扰的情况 — 一家企业受到骚扰，他说：“ICANN 隐瞒提供虚假和滥用 WDRP 报告的人的身份” — 再说一次，这是约翰的原话 — “因为 ICANN 合规部倾向于保护出于非法目的主动以欺诈和滥用的方式提交虚假 WDRP 报告的人。”再说一次，这是约翰的辩术。

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轻易地找出提出投诉的人？特别是在出于骚扰或滥用或反竞争目的的情况下。谢谢。

克里斯·狄思潘： 我相信我们马上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你能否再说清楚一点，我的脑子今天早上可能坏掉了。

德西蕾，我想我明白你举的例子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是因为更新中的一个错误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但这与滥用投诉没什么关系。

我对此有点困惑，是这个让你第一时间警觉到问题的存在的吗？我无法将你说的方式与我们完成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的看法。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谢谢你，克里斯。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刚刚说的。一个是对告诉注册人如何更新 WHOIS 记录不够关注，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失去域名。我从未接到过我的注册服务机构的电话。如果我即将失去域名，你起码要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你要求我在 WHOIS 数据库中输入我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些人都是匿名的，如果想让我更新我的记录，重新检查一下电话号码是否正确，可以打电话给我，然后放下电话查看我是否更新了电话号码，或者拼写是否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两个问题合在一起的原因，请求的匿名性和 — 与有争议的网站以及生态系统中使用的做法相比，幼稚的错别字根本不算什么。

布鲁斯·托金： 我觉得你问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合规人员如何处理匿名举报者，尤其是看似重复和来自同一来源针对相同内容的举报者。

是否可以让艾伦·葛洛根 (Allen Grogan) 谈谈？有人来自 ICANN 合规部的吗？艾伦，你能否讲一下你是如何处理 WHOIS 投诉情况的？特别是匿名投诉，你是如何筛选出看似滥用投诉的情况的？

艾伦·葛洛根： 当然。我是来自 ICANN 合规部的艾伦·葛洛根。我们已经公开表示，我们有一个程序，如果有人向 ICANN 合规部提交了关于 WHOIS 信息的投诉，并且注册人认为投诉存在滥用行为，那么我们会请注册人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该投诉存在滥用行为。如果确定存在滥用行为，我们就会针对滥用投诉采取行动。

我们已经阻止了某些方提交滥用报告，或在他们屡次提交我们认定无效的投诉的情况下拒绝接受。所以，我们确实有一个机制，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认为有人使用匿名的目的是为了提交滥用报告，如果我们断定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布鲁斯·托金： 我认为从注册人的角度来看，很多注册服务机构都能看出地址是假的，对于 WHOIS 投诉也是如此。例如，地址可能在美国，但内容却来自俄罗斯或其他地方。地址和内容之间差得很

远。所以，与拼错了他们的城市或电话号码，但其余的联系信息都是正确的情况相比，这明显看起来像是有人试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通常，我认为与明确的虚假信息相比，注册服务机构在因细微错误取缔网站时会使用比较公平判断。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布鲁斯，我可以补充一点，艾伦刚刚确认了有人滥用 ICANN 合规部。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如何滥用的透明报告。我想应该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注册人。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对不起，布鲁斯。但我听了凯茜和德西蕾的发言，他们还是希望知道投诉人的身份 — 艾伦，先别走。艾伦，只需要几秒钟。

我们回答了我们是如何处理的，但是我们没有回答注册人为什么无法得知提交投诉的人的身份。这是你们的问题吗？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谢谢你，谢林。

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 我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投诉人可以匿名，注册人不行？非常简单。

谢林·查拉比: 艾伦？

艾伦·葛洛根: ICANN 合规部总是会告诉投诉方，无论是针对 WHOIS，还是拥有有限例外的其他类型的投诉，他们都可以保持匿名，因为合理理由解释为什么一些人希望出于合法目的保持匿名。我说过，如果你认为有人使用匿名是为了滥用，请告诉我们。说明你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我会考虑采取行动。

凯茜·克莱曼: 我是凯茜·克莱曼，如果不知道是谁提交了投诉，可能就无法在其他领域中跟踪这种滥用形式。

我们想与你们合作处理这件事，因为对于因域名看起来不是很合法而通过 WHOIS 投诉流程取缔该域名，有一个升级问题。我们听到的投诉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所以，我们想与你们合作处理这件事。

还有一个人可以采取行动的能力，如果他们在更大的滥用或骚扰中发现了这一点，为了弄清楚是谁，他们可以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并保护自己。

米奇·斯托尔兹好像想补充。

米奇·斯托尔兹：我长话短说。我是米奇·斯托尔兹。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典范是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第 512 节，其中允许人们发送声称侵权的通知，但他们不能匿名，并且提出指控的人要对谎言负责。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这只是我们谈论的一个管辖区。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其他问题了。时间快不够了。我们开始讨论下一个问题。

凯茜·克莱曼：感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很欣赏。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我想交给米尔顿·穆勒来介绍他的问题内容。

米尔顿·穆勒：

谢谢。再次祝贺董事会移交工作的成功进行。

我们有点惊讶，在移交工作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这个新的投诉系统。跃然在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会议上对此提出了一些疑问。但是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在问责的意义上，利用这种方式使投诉集中化并让 ICANN 法务部进行管理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 ICANN 法务部基本上是负责维护 ICANN 的，而不论投诉人是对是错，我们担心这个流程是否会使投诉失声或无效，而不是给予足够的关照。

我们还对新系统中监察官的角色存在困惑。这个系统是否会降低监察官的独立性？

我们担忧的一个例子是关于 .REGISTRY 的独立审核流案例，这个案例似乎明确指出了一些处理不当的行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好像没有对任何人产生真正负面的反响。所以，在移交后以问责制为重点的氛围下，我们想确保这些机制能正确运作。你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我先提个意见，然后会邀请首席执行官马跃然 (Goran Marby) 发言。

米尔顿，你认为法务部的角色与事实不是很相符。法务部作为 ICANN 机构、组织的一部分开展工作。它的使命是为整个互联网社群提供支持。显然，我们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情是保护机构

的完整性和运营。但是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使命，绝对不是这个让我们在董事会中工作的。

你的主张只提到了一部分活动，因为我们有企业结构，我们是一家在加利福尼亚注册的企业，因此，我们唯一要做的应该是保护我们的企业。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我想现在很难将它抹杀。每次出现这种言论时，我们都会否认。

我说完了，下面请跃然讲两句。对。

米尔顿·穆勒：

史蒂夫，我想就此回应一下。你们并没有抹杀任何东西。我说的不是董事会。我说的是 ICANN 的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务部。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我可以发言吗？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大的误会。首选，我想拿 .REGISTRY 案例谈一谈。这件事正在进行中，首席执行官正在协商（听不清）整个合作接触流程。审核也在进行中。

现在，回到投诉官和监察官。监察官是章程规定的，直接向董事会报告。而投诉官与监察官是完全分开的，无论如何，投诉官的权利都不如监察官。

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未支付账单的问题或差旅要求等收到了很多投诉。但是没有集中的位置来登记这些投诉。我们正在谈论一项提高投诉透明度的措施。有人会登记所有投诉并转交给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然后跟踪处理情况。但没人能阻止人们将投诉直接提交给监察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途径。

或许跃然可以来更加准确地解释一下我所说的内容。

马跃然：

首选，我总是说只要接收人理解了信息就算是有效的沟通。如果我说得不清楚，请大家见谅。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我对这件事解释过很多次了。

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随着新的章程和新的问责制的发布，向我提出的问题我都有看到。我的意图是提高透明度，从而增强我在组织内部所做的工作的问责。

你们都知道，在社群的支持下，有大约 370 人为我工作。在很多场合，人们都向我抱怨了实用的东西和更大的东西。当我与监察官交谈，并浏览新章程中对监察官的规定时，我意识到我们没有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的大多数组织、商业和非商业性组织，总是有某个地方、中心位置。这就是我的意图。

再补充一点，我还想变得非常透明，尤其是对你的团队，我认为重要的是，你知道会提出什么样的投诉，我可以对答案负责。

所以，如果有人向我投诉什么事情，我会 — 如果是这样，我会 — 我也会将投诉的内容发布出来。我会发布这个投诉，也会给出我的回答。这就是我想我可以承担的责任，所以你可以告诉我，嘿，你没有这样做，这样没用。我们一直都对这个不太满意。

另一件事对我和董事会非常实用。在处理我们所做的如此大量的事情时，这些事情可以是小事情，也可以是大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图是，我能追踪记录可能属于结构问题，而不是一次性问题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犯错。显然，我做错了，在我传达这一点时，再说一次，我很抱歉。我不得不解决结构问题。作为一个纯数学的东西，我很轻松就能看到我们是否相关问题、很多相关投诉，我可以看到并改变它。我也可以将它公开。目的一直都是做出改进。

所以，我现在想强调我们所谈论的内容。我作为首席执行官，会和董事会一起对公司负责，对法务部、阿克兰的部门和艾伦的部门也一样。我此前并没有接受这项工作。

其中一项是要保护章程。我们其实衡量了我们处理章程的方式。自从我就任以来 — 我昨天说过一些关于社群在很多这些事情中的作用的看法。

我的目标是支持社群，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我们有一个组织，我们必须保护章程，这对我们很重要。如我所说，这是一

个非常 — 我认为展示我们在内部所做的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就是全部意图。谢谢。

米尔顿·穆勒：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我相信这确实提高了投诉的透明度。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步。我们还不太清楚让 ICANN 法务部管理这些投诉。我想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从社群的角度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对监察官的角色和这个新投诉官的角色感到困惑，事情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有一种情况 —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性骚扰投诉，对吗？他们去找监察官了吗？还是找了投诉官？

马跃然：

我知道监察官今天也来了。这是一位典型的监察官。

“ombudsman”（监察官）这个词其实是我的祖国发明的。这是一个瑞典词语。除了 IKEA 宜家以外，这是为数不多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其中一个来自瑞典的词语。好的，抱歉。

[笑声]

Ombudsman 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为无路可走的弱者发声，因此性骚扰和之类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知道董事会也正在关注这些事。

我认为监察官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知道，布鲁斯昨天也说了，有很多投诉直接提交给监察官，在社群内其实也是这样做的。

这是一个实用的（听不清），我们用作组织 — 我对向我报告人使用“组织”一词，这样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你可以知道我在说谁。但是虽然这样讲，你也可以总是去找监察官。如果我做了坏事，如果我的团队做了坏事，请一定要去找监察官。

我们之前没有联系，但我们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功能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为社群提供服务。在提出这个之前，就与监察官交谈过。他抱怨说，我们没有一个中心点。我们今天收到了投诉，但我们不是真正透明地处理这些投诉。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就是这样做的意图。

我在本周初进行这次谈话时，你还没有 — 信任是 — 我只有在证明了自己以后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将挑选一些合适的人开展这项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对我们的工作获得多一点的透明度，无论我将其放在我组织的那个位置。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是的，谢谢。我是乔治·萨多夫斯基。快速说一下事实情况。看看监察官过去几年的报告，就会注意到，大约 85% 到 90%

的投诉或问题都提交给了他，这些并不是监察官的问题，而他却立即进行了分类。谢谢。

布鲁斯·托金： 丝黛芬妮请讲。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谢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可能被误解为对法务部的批评和对监察官的批评。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是确保监察官独立性的结构性条件。我建议，其中一个结构条件应该是使用独立的外部律师。换句话说，应该有监察官可以在他需要做出关于这个分类的决策时咨询意见的独立外部律师。如果他必须依赖内部律师，特别是在与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有关的事情上，内部律师当然是代表该机构的，那么我认为这会变成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当然是监察官的任期。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在无情的光天化日下检验这些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对此惴惴不安。

布鲁斯·托金：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谢谢丝黛芬妮，我同意。在这条起跑线上，作为一个起点，监察官将开始与我们讨论新章程中规定的新义务。我认为这是 — 无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监察官需要有自己寻求法律建议的手段，并且是相当明确的法律建议，还需要是独立的。但是我们要经历一个过程来实现这个项目和所有其他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很明显，我们也会联络 — 与社群讨论此事。但是新章程中非常清楚地指出必须落实这件事。

布鲁斯·托金： 是的 —

克里斯·狄思潘： 抱歉。是的，正如贝基提醒我的，还有针对监察官正在开展的工作阶段 2 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做太多，因为我们不想干扰工作阶段 2 当前的工作。因此，在工作阶段 2 的工作正在进行的情况下，我们采取的措施都非常小。谢谢你，贝基。

布鲁斯·托金： 是的，如果我可以也许 — 因为我听到过关于独立方面的评论。所以，章程中对监察官、对独立性的规定绝对不会改变。监察官由董事会任命，实际上有自己的预算。监察官甚至不与 ICANN 工作人员使用同一间办公室。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相

对于其他工作人员，监察官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这一初衷没有改变。正如克里斯说的，上一次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审核建议对监察官进行审查，而社群的工作阶段 2 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所以，丝黛芬妮，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监察官是由社群决定的，这是工作阶段 2 的工作。我们不是 — 首席执行官跃然对监察官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决策权。这是社群定义的。最终你所做的任何改变都将纳入章程中，董事会将确保这些章程符合实际情况。

回到在公司内设立投诉官的方式，虽然大多数公司或组织，包括 ICANN，都有一系列不同的部门为社群提供服务。因此，根据 ICANN 的情况，设立了提供差旅支持的部门、提供合规管理的部门、管理根区域变更的部门、管理协议参数变更的部门，这些部门在组织内都有单独功能。了解情况的人可能知道经理。在座的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你可能会与其打交道的人的经理。所以，你实际上有自己的升级权力，一般来说，当经理收到一个投诉时，可能会解决它。但是对于不了解组织结构的人来说，需要设立了一个与所有这些职能分开的投诉官。投诉官不向 IANA 负责人报告，也不向差旅部负责人报告。通常，一家公司的投诉官独立于所有职能部门而存在，并且投诉官向法律顾问报告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法律顾问与所有这些部门也是分开的。但其实，投诉官并不执行总顾问的指示。刚才也提到了，投诉官会与个别部门一起合作解决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那么你可以将问题转交给监察官，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因此，监察官职能的用途并未改变。不同的是根据内部情况处理问题的效率程度，只是有人没有回来找你处理差旅请求或其他事情，通常你可能会转交给部门的经理。如果不知道部门的经理是谁，还可以找投诉官，投诉官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真的很简单。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谢谢。我的名字叫阿莎·合美嘉妮，我是监察官小组的董事会联络人。我想说的正好是布鲁斯提过的，因为从米尔顿和丝黛芬妮的发言来看，我认为关注的问题始终是独立性。我希望刚才布鲁斯的解释已经澄清了这一点。所以我现在只想问米尔顿和斯蒂芬妮，这个问题是否已经说清楚了？你们还有其他担忧吗？

米尔顿·穆勒:

是的，我认为你已经很好地澄清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透明度和通过监察官进行的分类还不是很清楚，最好也将这些事情讲清楚并区分开来，以便监察官可以继续使用这些手段。关于监察官的独立性可能仍然是个问题，关于让 ICANN 法务部来处理这件事可能也还是个问题，但我认为从整体上看，这样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谨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讨论，之后我们会简单回答一下董事会的问题。我们加快速度吧。我想交给尼尔斯·坦恩·奥威尔 (Niels Ten Oever) 来讲这个问题，请长话短说。

尼尔斯·坦恩·奥威尔： 非常感谢，主席。也非常感谢董事会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交流意见并互相借鉴经验。我还想对米尔顿的发言补充一点，我非常高兴看到移交工作的成功进行，正如克罗克博士所说的，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我们会继续前行，但也许我们可以继续乘胜追击，因为移交工作现在已经成功开展了。

在跟进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与董事会在 ICANN 第 55 届会议的马拉喀什会议上的讨论之后，我们将非常有兴趣了解除了工作阶段 2 中的问责制流程之外，董事会在人权问题上会采取哪些措施。这是为了确保没有重复，并确保在社群的不同部分正在进行的不同流程之间产生协同作用。

具体来说，关于人权问题和 ICANN 政策以及 ICANN 组织，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并规划了一系列活动。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你的问题。我想让马库斯回答。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问题，尼尔斯。我是马库斯·库墨。大家都知道，我是关于人权问题的董事会联络人。我觉得本次会议对董事会就人权问题开展研讨会很有帮助。两天前，我们就开展了一次研讨会。有两位发言人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联合国指导原则的背景信息，还有一位发言人来自该行业。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他的公司支持 Ruggie 原则，他们有什么经验，我们还向董事会提供了重要文件。我们将此记录到了 Sidley 制定的申请立法中，我认为这很有帮助。我们还就 FIFA 编写了 Ruggie 报告，并将其提交给了董事会，我认为这很有关系，因为 FIFA 也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肩负使命，另外，针对跨国企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导原则也包含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篇章，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都支持这些原则，并且有义务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开展业务的企业中推广这些原则。

这是一次提升认知的会议，显然，我们没有时间说明立场了。经过讨论后，我发现社群内存在各种不同的立场，我认为董事会也是如此。我觉得必须承诺正确处理这件事。但同时，也有一个担忧，我们不想将组织暴露在风险之下。如何找到平衡将会是一个挑战。问题是随着我们不断发展，要计划哪些工作，我们为董事会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以追随工作阶段 2 的工作，人权问题也在其中。我们将跟踪小组的工作情况，还将在

董事会中进行讨论，并尝试加强与你们正在推进的小组展开建设性合作。我希望这样回答能让你满意。

史蒂夫·克罗克：

我想稍微补充一下。我认为细节决定成败，我们渴望了解我们所处环境的具体情况。坦白说，ICANN 并没有参与相关活动，让全世界的一般会员对滥用人权的问题给予极大关注。我们不会贩卖人口，通常也不会做其他极端的事。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支持保护人权，并认为我们完全合规。如果有差距，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就像马库斯所说的，我们接受教育，并会非常关注工作阶段 2 的工作成果。但我们正等着看 — 也许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发言 — 等着看我们是否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不合规，或者出现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私下不会说，是的，我们不关心人权，因为我们想赚钱，或者因为，我们有其他价值观。我们没有看到 ICANN 固有的权利和价值观与人权动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希望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改变以往的姿态，不只是说我们感兴趣，而是可以参与讨论一些具体的事项并采取行动或发表看法。

发言人（姓名不详）： 史蒂夫。

谢林·查拉比： 我能再让马库斯说一下，转交前后我们对人权的义务是否发生了改变？我们是否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合同？我想你可以代表董事会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另外，澄清这个问题会很有帮助。这很重要。

马库斯·库墨： 我想你的问题是人权争论的起点在哪里。在与美国政府签约之前，美国政府有义务，并且也达成了共识，这一点在联合国也有体现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导原则也指出他们有责任保护人权。对于公司来说，这是不同的，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与美国政府签合同了。我认为这与 ICANN 如何正确处理此事并证明我们是好的企业公民更加相关。

米尔顿·穆勒： 好多，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对方的意思。我觉得我们选区主要关心的不是这个，我们认为 ICANN 将会开始束缚人们，让他们在法务部工作。我们关心的是你们通过的政策。我们想知道人权问题会给 WHOIS 政策或域名规定、政策带来什么影响，还会影响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吗？我们希望能对这些政策进行人权影响评估，也有人担心 ICANN 对检举等政策的执行，但是从根本上说，更多地还是关乎政策。

史蒂夫·克罗克： 我只想回应一下我对你的发言的想法，这很有趣，从运营的角度来看，这些年环境影响声明和其他此类事情已被添加到了官僚主义的流程中。我不是说反对这样做，而是建议制定一个正式的人权影响声明，人权评估以及一些与其相关的标准和流程。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好的，谢谢。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谢谢，米尔顿。谢谢你的澄清。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理解了。当我说到董事会没有制定政策时请不要笑。这样或许更好，董事会不需要制定政策。支持组织应该制定政策。对我来说，这似乎就应该发生在支持组织中。虽然你可能会纠结 — 也许是因为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拥有大量的管辖区等问题，因此我认为可以在通用名称支持组织中讨论正在接受检查的通用名称支持组织政策。因为它不适合董事会，通用名称支持组织政策规章指出这个政策提交给了董事会，然后董事会否定了一些小的方面，但从根本上还是通过了这个政策，如果当时没有额外的障碍，那将是一个重大变化。因此，在我看来，既然没有更好的方式，就需要将这些障碍进一步放到链条中，如果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章程还是这样规定，那么董事会就必须批准关于人权的政策。我们不必思考这个问题。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好的，我想快速补充一下克里斯的意见。我是罗恩·达席尔瓦。这件事肯定也适用于地址支持组织。我们邀请大家参与政策流程。。在号码社群中，召开的任何注册管理机构会议都有机会插入到这些政策制定流程中，并确保人权考虑事项成为新政策的评估对象。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必须当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由于董事会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至少对其中一个问题有一点答案，我想在我们离开之前告诉大家。这个问题是董事会和组织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开展移交工作。我想翻到章程的那张幻灯片。可以帮我找一下吗？是的，爱德华·莫里斯 (Edward Morris) 你能解释一下吗？

爱德华·莫里斯:

好的，谢谢塔帕尼。也谢谢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其实想反过来问问你们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帮助董事会实施新章程中的这件美好的事情？我说美好是因为这件事涉及问责制改革的关键，正如跃然所说的，也许可以帮助弱势群体。我宁愿使用营养不良、代表不足来形容那些没有资源的人。我们在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中提出了一些想法，比如或许我们可以为没有资源的各方提供一些公益代表，以便他们可以参与独立审核流程。

我承认我们在本次会议之前进行的一些对话中，董事会并没有考虑如何实施第 4.3(y) 节的要求。我对董事会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帮助你们完成这件事，以便我们能够给特别关心这件事的成员和一般会员社群一个交代。谢谢。

凯茜·克莱曼： 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独立审核流程的实施监督小组进行思考。现在才星期一 — 我总是搞不清楚今天星期几。

布鲁斯·托金： 今天是星期日。

凯茜·克莱曼： — 但我们确实同意立即对用于即将发布的独立审核流程的一系列新补充程序征询公众意见。所以，现在我们要转向 — 要求常设专家组提交意向书，之后再来处理所有其他细节，因为我们想开始 — 我们认为成立一个高素质且多样化的专家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最后，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参加了这项工作，但是我辞去了主席的职位，大卫·麦克奥利 (David McAuley) 将接管我的工作。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我想是这样的。我们希望 — 感谢你的回答，我希望你的这些答案能让你知道如何帮助我们向前迈进。感谢大家。我想我们可以结束了。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感谢大家。我们始终期待开展这些会议，进行真诚和坦率的交流。我想我们已经足够达到这个目标了。

[笑声]

谢谢大家，下次再会。

[会议记录结束]